



洪門信條
以義氣團結
以忠誠救國
以義俠除奸

THE CHINESE TIMES
established in 1907, is the
oldest Chinese newspaper
in Vancouver. Published
every day except Sun-
days and holidays by The
Chinese Freemasons in
Canada Publishers Ltd.

西化

黃佔峰 譯

「你似乎很熱誠的，愈看愈使我發呆了，但恐怕人面總有相同，在我正在猶豫之間，他亦一樣的向我瞪着，終於忍不住我的性子，就發問道：『呵！你是——春嗎？』」

「是的，」他說「你可是峰嗎？」

「是的，那末峰是怎麼了，你以前覺得肥白一點，所以在我看一時摸樣迷離着，」分辨不清呢。

「可是嗎，我亦有這個感覺。」

在這隔別數年後偶然到這個社會裏相與重逢，真是使我意想不到，我們又親密的談起來了。那位年老的友人走過來問我：

「你們在祖國相識嗎？」他很和氣地微笑着。

「是的，他是我的同學」春乾越地回答他的父親。

驚鴻

王長武 著

第十一回 雲嶺交鋒 崖邊逢小俠 洞房滅燭 揮刀拒新郎

洞房的門開了。阿傑的兩隻眼睜得紅腫。穿着紅緞衣裳。非常不痛快。有個不識事的小夥計。向阿傑笑着開說。紀姑姑。你別嚇唬我。又用手一指紀廣傑的左眼。說。哎呀！你的那隻眼睛怎麼昏了？是受害眼吧？我給你上點藥吧！紀廣傑大怒。擊的就給了那小夥計一掌。打得小夥計嗷嗷的叫了一聲。這時志中走過來。他就和志中的問說。老師父問紀姑姑今天打算什麼時候走？他好叫姑媽預備着。紀廣傑說。現在就走。我恨不待立時就見着江小鶴。除非他亡。不然我死！魯志中趕快回去告訴他師父。紀廣傑就命人備馬。他自己到屋中去收拾行李。待了一會。他的行李收拾好了。那志中的也預備停當。阿傑是仍穿着紅緞衣裳。站在院中低着頭。紀廣傑一瞧見他那瘦削的模樣。却又把昨夜所受的氣。所受的踢打全都忘記了。笑着走出了屋子。鮑老爺看着孫女。又看着孫婿。他就感嘆萬端地說。好！這次算是你倆替我去擋仇家了刀槍無眼。說句不吉祥的話。你們也難免有什麼錯。可是我不放心。但也沒有法子。因為誰叫你們不幸。作了我的孫女婿。我現在找到老朋友處避避。你們走後。我也就走了。我也這大的年歲了。走不到那裏我也許就死在半路。說到這裏。就見孫女涕淚交流。紀廣傑却高聲地說。老爺兒何必說些悲劇的話。我想現在江小鶴就許已經到了長安。我們到了那裏就准能把他殺死。老爺子你幾次西去。不過是去玩一過。用不着自己難過。也用不着替我們擔憂！鮑老爺聽了這話。又從懷中取出兩封信來。說。這兩封信你們帶到長安。一封給志強。一封信等到志中不得已。確實放不過江小鶴之時。再給他。說畢。交給了紀廣傑。紀廣傑接到手中。見給志強的封信是特別厚。

和事老

路入：「小弟弟。你爲什麼奔得這樣快？」

「春！你有空閒嗎？到外面我的住所玩玩呀。」我爲着說話方便一點，特選他到我所去。

「時間是很閒的，近來生意又不甚好，我和你到外面去吧。」說着，一邊告訴爸爸，我同他出去了。

我和他到我住所來，叫他坐下。「抽煙吧！」遞過了他的一枝香煙，從衣袋裏掏出一個打火機和他放着。我也抽着一枝。

「還有些中國茶，是我先頭烘的，隨你的便吧。」我是一點不客氣的說。

他倒了一杯茶放在桌子裏，我就一直和他談着過去別離後五年的生活來了。

「我失學後，你後來生活怎樣？」

享樂與娛樂

傅斯年說：「中學生畢業。就成廢人。大學生畢業。就成洋人。都不是中國人。」

羅家倫云：「到了邊疆被稱爲漢人。到了南洋被稱爲唐人。都不是現代人。」

林語堂道：「中國人是祇懂得享樂而不知道娛樂的人。」

對於中國人的觀察。以上三位先生均有精闢的說明。我不用着再拾他們的牙慧。來做蛇足。但我最近意於林語堂的說話。中國人對於享樂和娛樂實看得有些混淆了。中國人是祇會享樂而不會娛樂的。一個中國人的期許。尤其是上海人。往往差不多共同寄託於洋房。汽車。金錢上。雖然說金錢要兌換金錢。但金錢在人們心目中仍然是與洋房汽車等量齊觀。成爲三鼎中不可缺的一的中國人。把娛樂寄託在物質的享受上。他會揮金似土。玩妓吃喝。過朝朝寒食。夜夜元宵的生日。他們認爲人生得意須盡歡。莫使金樽空對月！相傳着這一個笑話。「有一個富人看見兩個外國人在草地上打網球。打得汗流浹背。奔走無休止時。他歎息道：『何必這樣自苦呢。僱兩個僕人來代打不是很好嗎？』中國人的享樂觀念。便是這位富人主張僱僕人代打網球之類。他們把一種正常的娛樂。反而認爲是一件苦事。

夜坐偶成

余一笑

窗外雪花似絮飄 一庭殘照夜迢迢
寒禽求侶聲嗚切 作客荒村剩寂寥

北遊

恨恨

天寒日暮心飛馳 信步北城一覽之
同念已歷來半載 一肩辛苦要支持

新生

恨恨

平靜的靈海暴出浪花，
浪花中的你是那末年青，
挺起胸膛表現你底活力，
靈活的眼睛透露你底熱情。

答謝

李自轉 譯

李自轉譯得真代 聖人木鐸振愚蒙
勳功偉大誰能似 公道公言景仰公

乞米婆之孫詩一首

紐約 李聖勤

乞米婆孫真德模 而今竟似寬夫
行仁博濟吟吟社 大眾當尊若扁盧
註：第二句。比他如宋進士。文
彥博字寬夫。爲宋朝出將入相
之職。世稱爲賢相聖師。是能
人者也。第三句。書有博施濟
衆。而好義行仁者也。收句。
大眾尊社。諸吟友。當尊乞米
婆之孫。因其資助大眾吟社甚
多。善爲勸導之功績也。

和事老

路入：「小弟弟。你爲什麼奔得這樣快？」

「春！你有空閒嗎？到外面我的住所玩玩呀。」我爲着說話方便一點，特選他到我所去。

「時間是很閒的，近來生意又不甚好，我和你到外面去吧。」說着，一邊告訴爸爸，我同他出去了。

我和他到我住所來，叫他坐下。「抽煙吧！」遞過了他的一枝香煙，從衣袋裏掏出一個打火機和他放着。我也抽着一枝。

「還有些中國茶，是我先頭烘的，隨你的便吧。」我是一點不客氣的說。

他倒了一杯茶放在桌子裏，我就一直和他談着過去別離後五年的生活來了。

「我失學後，你後來生活怎樣？」

和事老

路入：「小弟弟。你爲什麼奔得這樣快？」

「春！你有空閒嗎？到外面我的住所玩玩呀。」我爲着說話方便一點，特選他到我所去。

「時間是很閒的，近來生意又不甚好，我和你到外面去吧。」說着，一邊告訴爸爸，我同他出去了。

我和他到我住所來，叫他坐下。「抽煙吧！」遞過了他的一枝香煙，從衣袋裏掏出一個打火機和他放着。我也抽着一枝。

「還有些中國茶，是我先頭烘的，隨你的便吧。」我是一點不客氣的說。

他倒了一杯茶放在桌子裏，我就一直和他談着過去別離後五年的生活來了。

「我失學後，你後來生活怎樣？」

「春！你有空閒嗎？到外面我的住所玩玩呀。」我爲着說話方便一點，特選他到我所去。

「時間是很閒的，近來生意又不甚好，我和你到外面去吧。」說着，一邊告訴爸爸，我同他出去了。

我和他到我住所來，叫他坐下。「抽煙吧！」遞過了他的一枝香煙，從衣袋裏掏出一個打火機和他放着。我也抽着一枝。